

一场电影

(原创小说)

■詹慧群

老屋周家坐落在一个山脊
 晃里。百十来户人家,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里。

村子四周,是一座又一座的
 山,层层叠叠的。山上,曾经荆棘
 丛生。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学
 校停课停学,县革委会组织城里
 一大拨学生娃走进广大农村,在
 山上种下了一棵棵杉树苗。

学生娃种下的杉树留给了
 村林场。说来也怪,自从有了这
 些杉树,每年春天下大雨,这里
 再也没有发生过山体滑坡了。村
 里的老人说,这杉树,是护佑村
 庄的神灵呢。

一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
 昔日的杉树苗长成了大杉树,一
 棵棵一排排,笔直笔直直插云
 天。安居乐业的村人,日子也一
 天天好起来。有些先富起来的村
 民,扒掉了祖传的低矮土砖房,
 建起了高大宽敞的大瓦房。做家
 具、做门窗,都需要木材,杉木更
 是首选。虽然早已分田到户,但
 村林场的财产仍然姓“公”。集体
 公有的杉树,让很多人心生覬
 觊。

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反正,
 隔三差五就有几棵杉树被人砍
 掉。当然,伐木都是“月光行动”
 ——月黑风高夜,砍树正当时。尽
 管如此,每次砍树的是谁,大家心
 里其实还是很清楚的。看破,不说
 破。你要,你也可以去砍。

那个下午,快四点了,太阳
 还没有丝毫减弱毒劲的迹象,树
 上的知了早就叫哑了嗓门。没有
 一丝风,村子里的狗不再成群结
 队,躲在屋檐下、躺在天井里伸
 长了舌头。一群人搬了长凳子,
 摇着蒲扇,坐在祠堂的走廊上。
 那里,既是全村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也是村人公认的纳凉
 地。

周老爹赤裸着上身,腰上系
 一条萝卜丝帕子,大摇大摆地扛
 着一根杉木从后山下来。杉木不
 大,比手臂粗不了多少。但刚砍
 下来的树又沉,周老爹走到祠堂
 前的禾坪里,干脆把杉木放下来,
 吭哧吭哧地只管喘着气。“看,
 周老爹在山上砍了杉树。”也
 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先开了口。
 这么一说,大伙儿的目光也就齐
 刷刷地射向了周老爹,射得周老
 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是的,我今天砍了这棵杉
 树,准备做晒架用。既然大家有
 意见,我就罚罚,罚一场电影。”

第二天晚上,周老爹真的请
 了乡里放电影的朱胖子,来村里
 放电影。趁着换片,周老爹从人
 群里走出来,像二十几年前他当
 生产队长时一样站到银幕旁,拿
 出个口哨一吹,瞬间全场肃立。
 周老爹鼓着喉咙筋,大声说:“各
 位父老乡亲,今天我请大家一起
 来做个证。我砍一棵杉树,罚了
 一场电影。咱打开天窗说亮话,
 也把丑话讲在前头,今后不管哪
 个私自砍杉树,也要和我一样,
 跟着罚电影。”

全场响起了掌声。从那以后,
 除了集体间林壮苗和伐木补种,
 山上再没有少过一棵杉树。

终于在省报上发表了散文,小军别提多高
 兴了,他一路哼着歌去上班。

一到车间,领班对大家说,下午你们去打
 磨链板。

好呢!小军爽快地答应,引来工友们的一
 片白眼。

链条锈迹斑斑,打磨机一磨,尘灰飞扬。几
 位工友吵吵嚷嚷,都用消极怠工的方法表达抵
 触情绪。只有小军带上口罩和用塑料袋做的防
 尘帽,还穿上了用编织袋剪成的防尘服,居然
 还不时在笑。

大家觉得奇怪,便问他笑个啥?
 看花呢!小军回答。
 大家纷纷围上来看个究竟。那打磨的铁链

笑看花开

(闪小说)

■彭建华

板上面,除了锃亮就是锃亮,其他什么都没
 有。

小军用手指在链板上某处划了个圈,你
 看这像不像一朵花?

哟!还真像花呢!
 分明像头牛。

是个外国佬,那么大的鼻子。

像!像!前突后翘的妹子呢!

你们都对。小军告诉他们,由于板面不
 是很平整,再加上打磨的力度和时间不同,
 不一样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图案。

我们怎么就没发现呢?有人提出疑问。

小军说,一朵牡丹在那里开放,你们都
 也会视而不见,哪还能看到链板上的五彩缤

纷?

那你怎么就看到了?

我今天高兴啊。小军说,心情好就会什么
 都有。

是呀,鲜花会有。飞禽走兽会有……

有一位工友找不到说词,只能干憋着不作
 声。

这个下午,大家一边打磨链板一边欣赏着
 自己创造的各种图案,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下班的时候,领班说,晚上我请大家吃排档。
 那位先前没找到说词的工友跳起来,大喊:
 晚餐也会有的!

大家先是莫名其妙,突然明白过来,都哈哈
 大笑起来。

冬日花

■刘望春

带大侄子,育好侄孙
 温暖慈祥豁达坚定倔强
 所有赞美的词汇都聚过来吧
 你说,共产党好啊
 看到你们就像见了亲人一样

我没有告诉你
 你满脸的慈悲与和煦,
 多像我年过百岁的老祖母
 沐浴着让人心颤的圣光

一个“小公号狗”的自白

■刘新昌

作为一个“小公号狗”,这段时间我简直
 成了“甩链接狂魔”,之所以会有这样“劣迹
 斑斑”的表现,故事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那天上午,去邮局领了几笔稿费,散碎
 银子到手后,顺便去菜市场溜了一圈,带
 了两付猪下水回来,洗、切、炒用了三小时,最
 后整了四两小酒下肚。酒足饭饱后,脚下轻
 飘飘的,脑袋晕乎乎的,于是准备在微信公
 众平台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忽然发现
 后台提示,说我累积了两千多元广告流量
 费没领取,真是双喜临门,兴高采烈地按照
 提示按图索骥操作一通,谁知到了“临门一
 脚”时被卡住了,原因是要出具法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

当初注册微信公众号时,微信公众平台
 要开通留言、打赏、原创等功能,就得搞认
 证。问题是,认证只针对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开放,说白了,就是你得有营业执照。咱一
 上班族,到哪去搞一营业执照?哪里有漏洞,
 哪里就有市场。一家信息科技平台公司主
 动找上门,说只要交三百元认证费,就一切
 OK。当时刚学会如何编辑公号文章,正处
 于发文“蜜月期”,三百元就三百元,就当花
 钱买这些功能了。钱打到信息科技公司没
 两天,公众号后台主体信息显示——“深圳
 市福田区××传媒工作室”,认证工作就此完
 成,各种功能也相继开通。

其实,如果我不理会这事,也没什么影
 响,偶尔写篇原创公号文,“骗”点打赏钱也
 挺好的。可那天酒劲上头,心想,咱辛辛苦
 苦写了这么久,好不容易赚了一笔外快,不
 能落入别人口袋。于是,找到给我认证的信
 息科技平台公司,可人家不说当初认证就是
 花钱找了些愿意提供营业执照的企业来做
 的,资源都掌握在业务员手里。现在认证没
 那么繁琐了,很多业务员没“钱”途了,都纷
 纷离职了,根本找不到联系方式了。

其实我知道这完全是信息科技平台公
 司准备好的托辞,上一笔流量费悄悄被划
 走,我就觉得有问题,因为数额不大就没在
 意。这次好吧,你们不给我流量费,我就不
 发公号文。没有公号文,流量费就成了无源

之水,你们到哪挣我的钱去?

记得当时边与信息平台公司交涉,边放
 着 QQ 音乐,刚好弹出刘欢的那首《从头再
 来》,“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听得我热血沸腾,于是心一横把原来那个公
 众号给废了,重新注册了一个新公号,另起
 炉灶了。

可第二天酒醒后,我就有点后悔了,觉
 得废掉原来的公众号,就跟遗弃自己一个孩
 子一样残忍。且不说一千多粉丝不离不弃追
 随了五六年,单想一下 2014 年注册时女儿
 才两岁,儿子还没出生呢。且公号里记载了
 很多他们姐弟俩的故事,现在就因为两千多
 元的流量费,废掉了那个号,真是因噎废食
 啊。

可开弓没有回头箭,目前,咱只能做好
 经营好新公号的打算。为了把原来的粉丝追
 回来,现在,一篇公号文发出来后,于是乎,
 班级群、家长群、家庭群、工作群、朋友群、牌
 友群、酒友群……恨不得看到一个群,就想
 往里丢链接。而且每次丢完链接后,总幻想
 自己的文章在群里能引起轩然大波,然后收
 获粉丝无数。可事实上,咱丢的链接就像一
 片树叶飘入湖里,一点涟漪都泛不起,真的
 很受伤。

然而,受伤更严重的还是群里的那些亲
 人们。本来好好的单纯的同学关系、同事关
 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被这链接一搅,关
 注也不是,不关注也不是,干脆来个不作声、
 不回应、不点赞,就当没看见。无怪乎有人感
 慨,要想让一个活跃群变成僵尸群,方法只
 有一个,就是天天往群里甩链接。

其实,我也静下心来分析过为何涨粉速
 度这么慢的原因,一是现在开公号的人实在
 太多,根本关注不过来。二是这样一个纯文
 学小号,很难触到读者的痛点,阅读的兴趣
 自然不会太大。

好吧,公号大海,咱也不去做“一夜暴
 富”立刻涨粉无数的幻想了,就老老实实守
 在自己的那方天地里,认认真真正写好每一
 篇原创文,这才是对粉丝们最好的回报。

